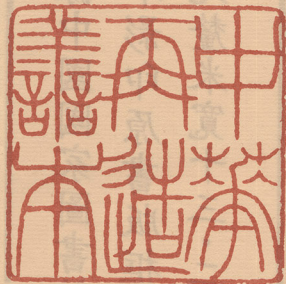


隋書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九釐米寬十三·二釐米



隋書

卷十九之二

食貨刑法志



新編懷慶府志
書院藏書

志第十九

隋書二十四

尉鴛督監修國史王柱國趙國公長孫無憂等奉勅撰

食貨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揔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以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頊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軫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為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子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會之斂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弊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咸罄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

表旱歲除道凶午嘗秣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
公行於是謫詭時稅異端俱起賦及童亂筭至舡
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靈帝
開鴻都之榜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
之常科士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
下賄成人受其弊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
主雖用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
業道關政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
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
不盈積所有資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

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止賦以賜黎元煬皇嗣
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翫肆情方騁初造東都
窮諸巨麗帝昔号潘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
以就規摹曾雉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
觀頽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藪包芒山
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
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旣而一討渾庭
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
至疆場之所傾敗勞弊之所殫殫雖復大半不歸
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

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餒婦
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鑿和歲動從行
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
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大半
遐方珍膳必登庖厨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
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達
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
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
賊充斥宮觀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
十而四五關中虜疫災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
以振飢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
收次咸資鏹貨動移旬月頓卧墟野欲返不能死
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
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
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礮
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
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
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技南奔
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

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
有蓄積之資諸蠻厥俚洞窟沐王化者各隨輕重
收其賤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
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
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
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怕法定令列州郡
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
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
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
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

卷之九

南之十四

四

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
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
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
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二人第三第四置二
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
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
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
二人第九品及輿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
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
持鈇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

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粗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摠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

志十九

隋本紀四

一五

三九

豫章倉鈞磯倉錢塘倉並是太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備京官文武月別唯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楊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妄載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救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諸王諸王出閣就

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王婚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云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二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

卷一百一十四

百七十六

六

三七

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包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

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程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

之帝以爲生事由是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二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勸之百姓驚擾屢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矣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珩芝議脩石甃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暉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

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甯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田奴

卷之六

通志卷之六

六

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綸一疋綿八兩凡十斤

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
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
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
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
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
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
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緡收錢諸州
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
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勘量割當年義
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
糶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
秋男二十五已上皆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
已上皆營蠶桑主粟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
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
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
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
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優貶是時
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
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飢饉尤其重以疾
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脩

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

志十九

隋志二四

十一

三十七八

家田里之數會六玄置乘之稽審賦役斂施之節制畿疆脩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二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癯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比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

載咸使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安以爲標例宜云
某等如干人同議以此爲長則定以爲梁律留尚
書比部悉使備文若班下州郡止撮機要可無二
門侮法之弊法度又請曰魏晉撰律止閱數人今
若皆諮列位恐緩而無決於是以前尚書令王亮侍
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長兼侍中
柳惲給事黃門侍郎傅昭通直散騎常侍孔藹御
史中丞樂藹太常丞許懋等參議斷定定爲二十
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
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

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
毀云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
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爲十五等
之差棄市已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
二歲已上爲耐罪言各隨技能而任使之也有髡
鉗五歲刑笞一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
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
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已上爲贖罪
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
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

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
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
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
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
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
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
凡鹽形鹽每地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
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
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
之

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
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
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
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
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
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向州開龍
首渠以廣漑灌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
稅是時尉迴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
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

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畝匠則六畝及頒新令制人
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
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
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
八已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自諸王已
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
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
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二口給一畝
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材祖粟三石桑土調
以絹純麻土以布絹純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

卷之三十一 百二十二 三十一

麻二斤單于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
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
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
五品則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
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
又給公廩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
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
疋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
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

其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
數起轉輸勞弊帝乃令朔州掾管趙仲卿於長城
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
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俗機
巧姦僞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
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
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
各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
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頴又以人
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徐注恒多長吏肆情
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輪籍定樣請
編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
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
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踰數遭水旱而戶口
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
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旣躬履儉
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弊者隨令
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
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
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答所司以爲後誠焉由是

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
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
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
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
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
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溥防十一年江南
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
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
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
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
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
詔曰既富而教方知謙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
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
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
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
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策帝
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
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歧州北造
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竄榭宛轉
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弊顛仆者推填坑坎

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旣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赦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號能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

南卷十九 隋書上四 一〇一

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闕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

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寓
與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實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
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
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
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
運公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
動致疲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
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
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
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飢之處亦便開倉振給五年

隋志十一

隋書

卷一

五月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
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
無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
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
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振賜少食
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
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
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
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
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

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飢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振給不以官位為限明年東巡狩因祠泰

卷之六

情之三

十一

三十九

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之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且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達于滄海皆困

水災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州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䟽導之困乏者開倉振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漕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開皇八年五月高頴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怕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

卷之二十九

隋書二四

一八

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一成一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阜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

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菓奇禽異獸於其中開
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
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
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
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
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
每月載死丁東至城隍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
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
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舳黃龍赤艦樓船蔑舫募諸
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滕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

志云

海志二十四

一

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
給黃篋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
頓獻食豐辦者加官賞闕乏者譴至死又盛脩車
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
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斃耗者皆貢焉徵發倉
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
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
翟雉尾一直十鍊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
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
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

食化寸上

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縣亘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

七十九

西曆

二二

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士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

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疾疾山東尤其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且晷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斂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資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憚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

師於開遠門外礮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鴈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莫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切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眾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囊代王諱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飢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小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弊甚苦之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武帝乃鑄錢四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化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

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監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

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其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鈔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其或以生鐵和同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

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

卷之九

隋書

卷之九

者即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三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諱聽於揚州立五鑞鑄錢其後姦狡稍漸磨鑞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

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
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人間
錢少晉王諱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鉶處錮銅
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
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
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
惡錢貿易為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
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
亞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鐵鏤裁
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志第十九

食貨志

隋書二十四



志第二十

隋書二十五

寒雲秘笈
珍藪之印

太尉揚州都督監國史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等奉敕撰

刑法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
爲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
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
宣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
爲情性禮義以爲綱紀養化以爲本明刑以爲助
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
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
以刑則人有遜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
人必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
軌攸同自仁與嘉祥間出歲布平典年垂簡憲昭
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曠乎如大路行之者不惑
刑者甲兵焉鈇鉞焉刀鋸鑕鑿鞭扑撻楚陳平原
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久矣若夫龍官之歲
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五帝畫象殊
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膚體若重華之背災肆赦
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卹刑尚奉唐堯之德高
密泣罪猶懷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滋遠若紂

能遵成湯不造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
斂轡化爲田叟周王立三刺以不濫弘三宥以開
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厝不用薰風潛暢頌
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燕齊荆鄰
鄭晉時之所尚資乎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是
以纜鼓夷蒐宣尼致誚既鑄刑辟叔向貽書夫勃
懈之浸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膏潤者歟秦
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于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
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
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赭

卷二十一

刑法志

二

服飄於路衢將閭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
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玄默
遂踈天網孝宣樞機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爲
廷尉黃霸以爲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
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明察平恕號爲寬簡光武
中興不移其舊是以二漢羣后罕聞殘酷魏武造
易鉞之科明皇施減死之令中原凋弊吳蜀三分
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寧一乃命賈
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萬邦寔曰
輕平稱爲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賴其餘軌若亦刑

隨喜怒道睽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朝服恣興夷翦取快情靈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文宣之輕刀變割此所謂匹夫私讎非閔國典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詎則善惡之本原也彪約所製無刑法篇臧蕭之書又多漏畧是以撮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梁武帝承齊昏虐之餘刑政多僻既即位乃制權典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郎濟陽蔡法

云大

隋大五

三二

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二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為兼尚書刪定郎使損益植之舊本以為梁律天監元年八月乃下詔曰律令不一實難去弊殺傷有法昏墨有刑此蓋常科易為條例至如三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慮內法出恒鈞前王之律後王之令因循創附良各以若遊辭費句無取於實錄者宜悉除之求文指歸可適變者載一家為本用衆家以附景丁俱有則去丁以存景若景丁二事注釋不同則二家兼

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
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
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
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
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
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五等之差又
制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
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
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二百二曰免
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二百四曰杖督二百五曰

六十

百廿五

五

三

九

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
督一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
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事爲隔若人事犯
罰違扞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
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
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桎升械及鉗並立輕
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
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
鞣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梢長二尺七
寸廣三寸靶長二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

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笞大杖大頭圍一寸三分
小頭圍八分半法杖圍一寸三分小頭五分小杖
圍一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
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
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得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
得法鞭杖者以熟耑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
吏已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負
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
皆用熟耑鞭小杖其制鞭杖法鞭杖自非特
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

卷十

刑十九

之

長四寸

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
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
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貲財沒官劫
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監面為劫字髡鉗
補治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配材官治士尚方鎖
士皆以輕重笞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禁
錮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
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
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閔中侯已上亭侯已上
之父母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

刑法志

已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楊尹月一詣建康縣
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
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大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
條二年四月癸卯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
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卿詔班新律於天
下二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
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啓稱
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
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
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

卷之二十一

刑部大正

七

三五九

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于交州至是復有流
徒之罪其年十月甲子詔以金作權典宜在蠲息
於是除贖罪之科武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
罪者皆諷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
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
窮急致宄益深後帝親謁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
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
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之舊獄法夫有
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正月壬辰乃下
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

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鑿面之刑帝銳意儒雅疎
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留意蒞吏招權
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已上
歲至五十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
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
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比
時奉敕權親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壇材官車府
太官下省左裝等處上啓並請四五歲已下輕囚
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僦目不異而甲付錢署
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辛爲劇郊壇六處在役則

優令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
難遇其人流泉易啓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闕墨
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爲永
准帝手敕報曰頃年已來處處之役唯資徒謫逐
急充配若科制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
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更當
別思取其便也竟弗之從是時王侯子弟皆長而
驕蹇不法武帝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
重罪則終日弗懌嘗遊南苑臨川王宏伏人於橋
下將欲爲逆事覺有司請誅之帝但泣而讓曰我

忘二十

方

四十卷採酌前代條流冗雜綱目雖多博而非要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發詔弃之終身不齒先與士人爲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及士人惡逆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爲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篇目條綱輕重簡繁一用梁法其有賊驗顯然而不款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去爲梁高一尺上圓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粗上梁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已下並鎖一 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一年餘一年贖若公主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鎖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者三械加壺手至市脫手械及壺手焉當刑於市者夜須明兩須晴晦朔八節六齊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寃局

令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
治署理察囚徒寃枉文帝性明察留心刑政親覽
獄訟督責羣下政號嚴明是時承寬政之後功臣
貴戚有非法帝咸以法繩之頗號峻刻及宣帝即
位優借文武之士崇簡易之政上下便之其後政
令既寬刑法不立又以連年北伐疲人聚為劫盜
矣後主即位信任讒邪羣下縱恣鬻獄成市賞罰
之命不出于外後主性猜忍疾忌威令不行左右
有忤意者動至夷戮百姓怨叛以至於滅齊神武
文襄並由魏相尚用舊法及文宣天保元年始命

羣官判定魏朝麟趾格是時軍國多事政刑不一
決獄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清河房
超為黎陽郡守有趙道德者使以書屬超超不發
書棒殺其使文宣於是令守宰各設棒以誅屬請
之使後都官郎中宋軌奏曰昔曹操懸棒威於亂
時今施之太平未見其可若受使請賊猶致大戮
身為枉法何以加罪於是罷之既而司徒功曹張
老上書稱大齊受命已來律令未改非所以創制
垂法革人視聽於是始命羣官議造齊律積年不
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是時刑政尚新吏皆奉法自

六年之後帝遂以功業自矜恣行配暴昏狂酌營
任情喜怒爲大鑊長鋸剉確之屬並陳於庭意有
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右鬻噉以逞其意時僕
射楊遵彥乃令憲司先定死罪囚置于仗衛之中
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三月不殺
者則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
蓆蔭爲翅命之飛下謂之放生隊皆致死帝親以
爲歡笑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獨
杖夾拍壓蹠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
釘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七年豫州檢使白擲爲

卷之二

卷之二

十一

左丞盧斐所劾乃於獄中誣告斐受金文宣知其
姦罔詔令按之果無其事乃敕八座議立案劾格
負罪不得告人事於是挾姦者畏糾乃先加誣訟
以擬當格吏不能斷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十人多
移歲月然帝猶委政輔臣楊遵彥彌縫其闕故時
議者竊云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孝昭在藩已知其
失即位之後將加懲革未幾而崩武成即位思存
輕典大寧元年乃下詔曰王者所用唯在賞罰賞
貴適理罰在得情然理宥進退事涉疑似盟府司
勳或有開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窮畫一之道想文

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訟刑賞之宜思獲其所自
今諸應賞罰皆賞疑從重罰疑從輕又以律令不
成頻加催督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
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婚戶四曰
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僞七曰鬪訟八曰賊盜九
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
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採魏晉故
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輟之其次梟首並陳
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顯處其次斬刑殊身首
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

卷之三

五十七十五

十三

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二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爲兵
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
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
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歲者
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
十一歲者無笞並鎖輸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
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二百八十六十五
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之差
凡三等大凡爲十五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
就次贖罪舊以金皆代以中絹死一百匹流九十

二匹刑五歲七十八匹四歲六十四匹三歲五十匹二歲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贖絹一匹至鞭百則絹十匹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已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凝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匹及杖十已上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及不入奚官不加害刑自犯流罪已下合贖者及婦人犯罪已下侏儒篤疾癘殘非犯罪皆須繫之罪

卷之七

刑律共五十四

刑年者鎖無鎖以枷流罪已上加杻械死罪者折之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齒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分半小頭徑一分半決三十已下杖者長四尺大頭徑三分小頭徑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為一負閑局六負為一殿平局八負為一殿繁局十負為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為負焉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閭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搥鼓千聲釋枷鎖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叛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

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敕仕門之子弟常講習之齊人多曉法律蓋由此也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于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卒至於亡

周文帝之有闕中也霸業初基典章多闕大統元

三十一

有乙丑子一五

年命有司斟酌令古通變可以益時者爲二十四條之制奏之七年又下十二條制十年魏帝命尚書蘇綽摠三十六條更損益爲五卷班於天下其後以河南趙肅爲廷尉卿撰定律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憲大夫託掖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庚子乃就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鬪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

曰庶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
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
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一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制
罪一曰杖刑五百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百六十
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三十徒二
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
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
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
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
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
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
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二百五曰死刑
五一曰磔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
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
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凡惡逆肆之三
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
者告於法而自殺之不坐經爲盜者注其籍唯皇
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拳流罪枷而措徒罪枷鞭罪
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已下鎖之
徒已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拳

志卅 左志卅五 十六

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
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五一
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
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
六年不以遠近爲差等贖死罪金二斤鞭者以一
百爲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
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
而役使之杖十已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
減者死罪流蕃服蕃服已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
下各以一等爲差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

卷十

隋書卷五

十七

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爲雜戶其爲盜賊事發逃亡
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
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
絹十二匹死罪者一百匹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
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
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
七條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條流可密比於齊法
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讎之法犯者以殺論時晉公
護將有異志欲寬政以取人心然闇於知人所委
多不稱職既用法寬弛不足制姦子弟僚屬皆

竊弄其權百姓愁怨控告無所武帝性甚明察自
誅護後躬覽萬機雖骨肉無所縱捨用法嚴正中
外肅然自魏晉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
魏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爲隸戶魏武入關隸戶皆
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廝役建德六年齊平後帝
欲施輕典於新國乃詔凡諸雜戶悉放爲百姓自是
無復雜戶其後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
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爲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
持仗羣盜一匹以上不持仗羣盜五匹以上監臨
主掌自盜二十四匹以上盜及詐讀官物三十四匹以
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
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性殘忍暴戾自在
儲貳惡其叔父齊主王及王軌字文孝伯等及即
位並先誅戮由是內外不安俱懷危懼帝又恐失
衆望乃行寬法以取衆心宣政元年八月詔制九
條宣下州郡大象元年又下詔曰高祖所立刑書
要制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荒淫日甚惡聞
其過誅殺無度踈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爲姦者皆
輕犯刑法政令不一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
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

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礮礮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云與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帝旣酣飲過度嘗中飲有下士楊文祐白宮伯長孫覽求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又諷諫鄭譯又以奏之又賜猛杖一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捶楚上下愁怨及帝不豫而內外離心各求苟免隋高祖爲相又行寬大之典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旣成奏之靜帝下詔頒行諸有犯罪未科決者並依制處斷

高祖旣受周禪開皇元年乃詔尚書左僕射勃海公高頴上柱國沛公鄭譯上柱國清河郡公楊素大理前少卿平源縣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縣公韓濬比部侍郎李諤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日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

里居作二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輓裂之法其法徒之罪皆減從輕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

品第七已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罪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緡贖銅一斤爲一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一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三品已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周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定訖詔頒之曰帝王作法必革不同取適

於時故有損益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刑除惡之體
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
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剥膚體徹骨侵肌酷均
鬻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
令去也貴礪帶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旁及
諸親流役六年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
餘以輕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宜班
諸海內爲時軌範雜格嚴科並宜除削先施法令
欲人無犯之心國有常刑誅而不怒之義措而不
用庶或非遠萬方百辟知吾此懷自前代相承有

刑志

卷十五

三十一

司訊考皆以法外或有以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
踝杖挑之屬楚毒備至多所誣伏雖文致於法而
每有枉濫莫能自理至是盡除苛慘之法訊因不
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
人帝又以律令初行人未知禁故犯法者衆又下
吏承苛政之後務鍛鍊以致人罪乃詔申敕四方
軫理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省
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搗登聞鼓有司
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
閱諸州申奏罪狀三年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

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聞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踈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五年侍官慕容天遠劄都督田元冒請義倉事實而始平縣律生輔恩舞文陷天遠遂更反坐帝聞之乃下詔曰人命之重懸在

卷之六十一

有十五

三十一

律文刊定科條俾令易曉分官命職怕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襲往代別置律官報判之人推其爲首殺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爲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並可停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六年敕諸州長史已下行參軍已上並令習律集京之日試其通不又詔免尉迴王謙司馬消難三道逆人家口之配沒者悉官酬贖使爲編戶因除拏戮相坐之法又命諸州囚有處死不得馳驛行決高祖性猜忌素不

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
而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
令史贓汙因私使人以錢乞遺之得犯立斬每於
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憚楚不
甚即命斬之十年尚書左僕射高頴治書侍御史
柳或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庭非決罰之
地帝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群
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
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以避賢路
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

志十

隋書十五

十一

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
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殿內去
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
言帝寵高頴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
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
殿庭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庭
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僚之不諫者十
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踏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
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
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十五年削死罪者三

奏而後決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
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爲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
驛斬之沒其家爲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
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沒官上又以典吏父居其
職肆情爲姦諸州縣佐史三年一代經任者不得
重居之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
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
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
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
楚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是時帝意每尚

上志升

隋書十五

十四

慘急而姦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盜人間強盜
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羣臣斷禁之法楊素等未
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詔有能糾生且有沒賊家產
業以賞糾人時月之間內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
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
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衆帝知之乃
命盜一錢已上皆棄市行旅皆晏起晚宿天下慄
慄焉此後又定制行署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
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椽桶三人同竊一瓜
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

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
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
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盜取一錢棄市之
法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
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
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旣於炎陽
之時震其威怒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
理掌固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曠爲
忠直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
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
斬之綽因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閣綽
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
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
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
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
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會獻皇后在坐帝賜綽二金
盃酒飲訖并以盃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帝以
年齡晚暮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二十年詔沙
門道士壞佛像天尊百姓壞岳瀆神像皆以惡逆
論帝猜忌二朝臣寮用法尤峻御史監帥於元正

日不効武官衣劍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爲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中若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諫麥麴暉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受蕃客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怕不復依準科律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素於鸚鵡少卿陳延不平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羶上樗浦旋以白帝帝大怒曰主客令不灑掃庭內掌固以私戲汗敗官羶罪狀何以加此皆於西市棒殺

志 十

隋書卷之九

十一

卷之九

而榜捶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牙奏獄能承順帝旨帝大悅並遣於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案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原遠又能附揚素每於塗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所爲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塗中呼枉仰天而哭越公素侮弄朝權帝亦不之能委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勅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升稱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二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

年則一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贖三百六十斤其實不異開皇舊制疊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先是蕭巖以叛誅崔君綽坐連庶人勇事家口籍沒巖以中宮故君綽緣女入宮愛幸帝乃下詔革前制曰罪不及嗣既弘至孝之道恩由義斷以勸事君之節故羊鮒從戮彌見叔向之誠季布立勳無預丁公之禍用能樹聲往代貽範將來朕虛已爲政思導舊典推心待物每從寬政六位成象美厥含弘一肯掩德甚非謂也諸犯罪被戮之門甚已下親仍令合仕聽預

卷之三

隋書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爲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鬪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曰鬪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隆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嚴刻嘉於刑寬後帝乃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滋繁有司皆臨時迫脅苟求濟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爲盜賊帝乃更

立嚴刑救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
斬百姓轉相羣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
賊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詔爲盜者籍沒其家
自是羣賊大起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
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輟
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鬻噉其肉
百姓怨嗟天下大潰及恭帝即位獄訟有歸焉

志第二十

刑法志

隋書二十五



隋書字本惟天祿琳瑯載有全帙相傳是
嘉定間刊此外常熟瞿氏有殘本三卷藏
書家第一稍完善之大德本且不可得何
論宋槧寒中既藏九行本又得此宋
刊零卷其行款與瞿目所載相同既其字
體當是南宋建陽所刻且瞿氏為宋三卷
此為合價刊法之志尤可誅也 盛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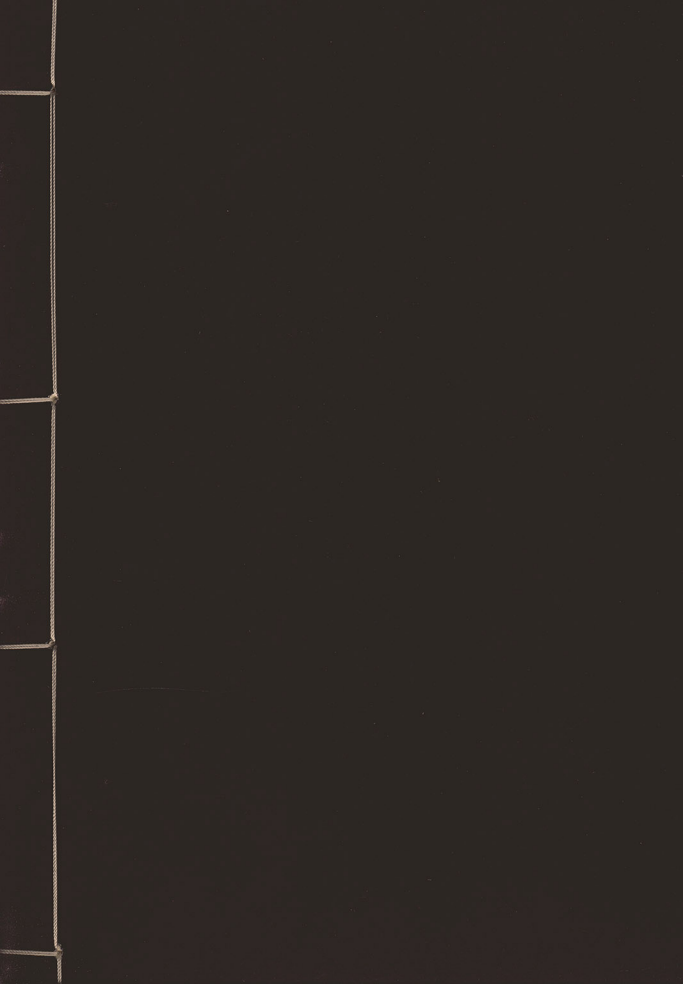


隋書刑法志一与半葉十行行十九字
左闕外標注篇名与錢琴銅劍屢帶
歲宗刊列傳三与同碼是書林之星風
蓋有宗九行本隋書全帙間有補版刊
印既無此殘本之精而与首標亦异此
本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与古本合九行本
首列隋書若干与次行題監修國史趙
國公長孫無忌等撰且与此稱巨稱奉
勅撰者又不同三行書小題四行書篇
名是已失原來白目不若此猶存蓋觀
雖零鐮斷幸何傷其為寶也 寒中



耳中缺諸謹嚴
如引五指紛然
影諸字其過端
不銜者則殊無
錢已卯十一月初
四日寒中之記





隋

書

二

隋書

卷四十八之五十一終

西域
北狄
列傳

列傳卷第四十八

西域

隋書

八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
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
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
里皆來朝貢後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
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
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
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
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僂女師子皮火鼠毛
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
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
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
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
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
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徙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
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鬼涉歸死若洛鬼代
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鬼不協遂西

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主以皂爲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纂羅婦人羣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

列四十八 卷八十二 一

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犛牛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氊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爲邊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懼率其親

兵遠道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
寧王移茲哀素得衆心拜爲大將軍封河南王以
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
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爲賊所敗子信死之汝州摠
管梁遠以銳卒擊之斬千餘級奔退俄而入寇廓
州州兵擊走之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
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
請兵於邊吏秦州摠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
不許太子謀洩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
爲太子三十一 壘州刺史杜粲請因其豐而討之上又不

許六年鬼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
人戶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
則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
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
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
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渾
主旣是鬼王之父鬼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
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
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
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妻各

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
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
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
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
之撫育俱以仁孝為本渾賊悖狂妻子懷怖並思
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
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
慰撫任其自投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
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
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眾平陳之後呂夸大

三十九

四八

八三

四

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十一年呂夸卒子伏立使
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
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
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佗國聞之便當相
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
存安養欲冷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
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
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
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為主使使
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

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
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
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
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
谷渾以自効鐵勒許諾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
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
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眾伏允遁逃部落
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
濯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
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
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徒
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
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主送出玉門令統餘眾
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
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
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禦焉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
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
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

騎織犛牛尾及牯毼毛以爲屋服裘褐披氍以爲
上節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相屯
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羊牯以供食不知
稼穡其俗媼穢蒸報於諸夷中最爲甚無文字但
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
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
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爲節魏周
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爲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
爲寇掠蔣公梁睿旣平王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
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
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
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其衆
又相率請降願爲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
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
爾還尔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
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
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
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闐伯周

為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為從兄首歸所殺首
歸自立為高昌王又為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救
煌人張孟明為主孟明為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為
王以鞏顛翹嘉二人為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
請內屬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
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
茹茹主為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為搃
怛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為
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為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其
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

列傳十八

卷之三

十一

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
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
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
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裘襦頭
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畧同地多石積氣候
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苜蓿為羊刺其上
生蜜而味甚佳出亦監如朱白監如玉多蒲陶酒
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於於隱僻之處以
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
里有貪汙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

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云失蓋魍魎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父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其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為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為

列傳十八

百之三

八

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其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升歆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種戎數窮毀冕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責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

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彼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羶毳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

列四十八

卷八十二

七

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其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陸寶水上阿祿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素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郇色波國烏郇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

琵琶五絃箜篌笛簫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
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為胡書氣候
溫宜五穀勤修園疏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
黃金鍔沙財香阿薩那香瑟瑟麋皮毼毼錦疊多
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
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
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
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
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
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
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
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
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
後遂絕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
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正月六日七月十五
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

遠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
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
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興兵
滅之令特勒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鏖汗六百里東
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
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
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
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

列傳八

卷八十三

十一

三

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
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
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
之人皆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
獵為業出鏹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
恒將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
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
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剥取皮
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
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

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
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
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焉昔
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
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
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
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
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
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列四十八

卷八十三

一三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
姓白字蘇尼啞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
者死劫賊斷其一辭并刖一足浴與焉者同王頭
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上多稻粟菽麥饒
銅鐵鉉縻皮氍毹鏡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
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
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去
南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

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
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
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母歲
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
五百里西去鏤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
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
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

隋列傳四一八

陳陶書卷三十一

十三

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
五十里有替摩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
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
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婦
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
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
山多羨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二千里
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
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鏤汗

鑿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
昭武字阿利采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
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沙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
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
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
中遣使貢方物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
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
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
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
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七百里東
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澗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
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
字詰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
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
依其數為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
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

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
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
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
中頗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
武字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
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
火羅五百里西去郝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
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

物

曹國

曹國都郝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
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
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
有金人焉金破羅闢文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
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
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
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數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澣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隋書卷八十八

隋書卷八十八

十六

穆國都烏澣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蘭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剝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爲極異人年三歲已上出

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屍于山持服一月
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傳金屑於鬚上以爲飾
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上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
大鳥卵真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
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鑲鐵錫錦疊
細布氍毹毼毼護邢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麋皮
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
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
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
去每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林四
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
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蜀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
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
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
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鏤爲屋以銀爲地祠者
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
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
象馬封牛金銀鑲鐵氍毹朱沙青黛安息青木等

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刼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南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礮而居以避其患其礮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

卷之八

八十三

十八

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礮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絃妻其群母及媵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究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腊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

死後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戴罽羅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曾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以脩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溥緣美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縣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亘迷桑婢藥大碇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碇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揔管以遙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鬻糞堯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劔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

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湯帝規摹宏侈掩吞秦
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
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
矣若使比狄無盧東夷告捷必將修一臺之穴築
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烏卵往來轉
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
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
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
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六口減半隋室恃其強
盛亦狼狽於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
毒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節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
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
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特進臣魏

徵 上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發無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則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乳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爲神所憑歛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漸彊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籠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爲木

扞可汗木扞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其俗畜牧爲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廬羶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禁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爲契候月將滿輒爲寇抄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罾斬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斤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帳

卷八十四

中家人親屬多殺羊馬而祭之選帳號呼以刀割面無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爲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了弟妻其羣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擣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耻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扞在位二十年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爲步離

可汗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為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在此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服菴

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

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勅緣邊修保鄯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摠管叱李長義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破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

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衰弊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成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恣貪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徑溥賦國用有餘因

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
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
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
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
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
奔北應弦染鏑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
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
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
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
前攻酒泉其後干闥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
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
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交
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
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
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各徵祆
作羊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
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草
去歲四時竟無雨雲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
人畜相半崔暹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畧
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

故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
名王之首思捷單于之背雲歸霞霧集不可數也東
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
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詭其猶射
雍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比止幽都荒
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
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合皆有
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雜抑放聽復舊
廣闊邊境嚴治閑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
故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

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具以
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嘗榮定左僕射高頗右
僕射盧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
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遁去時虜飢甚不
能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旣而
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
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
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畧之從父也僭爲西面可汗
旣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
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

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
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
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
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
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晉王諱時鎮并州請因其豐
而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
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
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
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
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書子
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
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彼
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
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
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
不異旣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
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
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
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
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辭

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斬其群下
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
名爲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
作大隋天子奴虜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
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旣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
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
詔許之詔晉王諱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
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
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
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
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
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荅謝伏惟
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一儀之
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求賓回首面內
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
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
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
北狄莫與爲大頌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
夏其有大聖興焉况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

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
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使
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求為藩附雖復南
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
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袵解
辯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
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窰含真
等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
卅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
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不

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勅有司肅告郊
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
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
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窰含真為柱國封
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
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
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又許之仍遣人賜
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
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為
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為廢朝三日遣

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
性慍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
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汗可汗以來
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
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
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
根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雜又亡父之
命其可察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
是爲葉護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
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偻背眉目踈朗勇
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
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旣而上書請阿波
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潁進曰骨肉相殘
教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潁因奉觴進曰
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
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其後處羅
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閭爲主是爲
頡伽施多那都藍哥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
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
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比謀反今大義公主發

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勒布魚膠其弟欽羽
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羊遣其
母弟褥但持勒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國康
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
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
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弃風賜大
義公主主心怕不平因書弃風爲詩叙陳亡自寄
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
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酒恒無樂
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
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
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
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
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
藍不從遣竒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
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
令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厥以爲
然復諧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與達
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十
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

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爲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爲元帥左僕射高頴率將軍王弇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

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辨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擣捕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夏六月高頴揚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臣旣蒙豎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主已卒上以宗女美我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

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壑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爲啓民畜牧之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摠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諱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尋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隣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十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摠管韓洪爲虜所敗於恒安廢爲庶人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叛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

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旣度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從步迦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姑惡

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

所奏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
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
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
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
同旣辦要荒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璽
書荅啓民以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
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
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
各有差復下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
區寓聲教所以咸洎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二

冠解辯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
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寶啓民可汗志懷沈
毅世脩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足歸仁先朝嘉此
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
祀於旣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
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祇上方命思播遠猷光
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委誠心
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冊款良以嘉
尚曷隆榮數式優恒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
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

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
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羶帷望風舉穹
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暑者接踵來索辦擊羶肉
韋鞬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
及王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
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推誠奉國不敢
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牛弘宣旨
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
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
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廵行

行列四卷

七命

一十一

彼土使人其懼啓民仍寘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
潘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為之廢
朝三日立其子咄咄吉世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
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
以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詔
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
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隋末亂
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
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
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

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厥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撮厥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呈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怙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

卷八

一六

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安官有俟發閭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厥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厥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厥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厥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厥

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歔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

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恠一旬稱臣喪匈奴國也虜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虜羅曰啓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旣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虜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豈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渾故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

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著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

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弃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鞠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

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
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摠西面諸蕃不
得早來朝拜今叅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
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
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辭
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
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摠攝事繁不
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
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
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

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萬
餘口令其弟達度開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
賜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
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絲萬匹帝將復其故地
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廵幸江都之亂隨化
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
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韃紇
技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

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
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謹紇骨也啞
於尼謹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
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
訶啞曷截撥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蓋蘇拔也未
渴達等有二萬許兵得疑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
咽蔑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
蘭北禱九離伏嗚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
等雖姓氏各別摠謂爲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
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
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
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
制北荒開皇末晉王諱北征納氏大破步迦可汗
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
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
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
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
貧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啞爲小可汗處
羅可汗旣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其得
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

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
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
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為慕容氏所破遺
落者竄匿於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
為寇鈔初臣於突厥後稍強盛分為五部一曰辱
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
每部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
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
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
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絕最為無
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
破俱竄於於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比數百
里其俗頗與韃韃同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
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
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
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置於諸夷最

其當後魏時爲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貌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皆高麗率衆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

契丹

有餘

十二

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符契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吐屯潘埜統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揔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

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繫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籬條爲屋如突厥氈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棧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爲屋以籬條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而坐氣候多寒田收其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韃韃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媵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

爲八

六四

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麀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

冬月穴居以避大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
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
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
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
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
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
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
爲業侵鈔爲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
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

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
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
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
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驕黠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
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
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
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
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
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
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

道啓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
餘燼部衆遂強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
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羣盜
並興於此寤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
民於是分置官司揔統中國子女王帛相繼於道
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
甚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
其群醜屢隳亭鄣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大原肆
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竒謀潛運神機定動
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

正方

爲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戶實帝皇所不及
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
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
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八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夫宵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受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爲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貴前哲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心旅之寄入叅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姦宄世荷寵寵行王莽之桀逆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荐社汗宮彰必誅之豐斷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誠將來昔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字文化及

弟智及

字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

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
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
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
颯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
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煬帝即
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
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
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
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并智及並賜還爲奴迷薨
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

太子

二

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
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
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摠領驍果屯於
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
驍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
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楊勢
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去
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
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爲戮將
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爲公憂之德戡謂兩人

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為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勃聞之喜即共覓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寶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為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駑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眾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眾眾必信君可

入備身府告讖者言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摠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誼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鄆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

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求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勸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荅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

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
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
帝於宮中文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外戚
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十餘日
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
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於
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
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
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叅決之行至徐州水路
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
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
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
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
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
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為主弘
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
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
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
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
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

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禽送於
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求濟渠與密決戰於童
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
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
將率衆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
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
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
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
更無佗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
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
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今者滅族豈不由
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
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
數相鬪閱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怕其衆多
亡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
帝乎於是鳩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
爲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剋反
爲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曲
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
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

十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揚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輜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鬪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鬪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織芥之誓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勅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殺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

幼孤以畧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
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宮漸遷至大都督
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
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
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
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
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及事
中旣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
首封德戡爲溫國公邑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
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

隋書卷五

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
由是憤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
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
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
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
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遊獵至于後軍
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叅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
及責之曰與公勳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
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
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

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二十九

裴虔通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宮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摠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顏徙居新豐顏釋死其妻小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髮豺聲沉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

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王顏色阿諛順旨每人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群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克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

列傳

隋二卷五

每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畧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

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通
守時狀次人格諫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亘子甌
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
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
杯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
美女並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充閱
視諸女姿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
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去勅別用不顯其
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
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
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爲秘之又遽簡
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
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
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爲將軍於
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
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
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旣度水衣皆濡濕在道凍死
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
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
人也於含喜城中不敢復出字文化及殺帝於江

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
楚奉侗爲主侗以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
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
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衆皆悅充
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
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
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
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
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婿張
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

列傳

卷八十五

一

一

一

一

一

闔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門而入
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充令扣門言
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
以告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
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棄城以拒難兵敗又
獲文都殺之侗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
者乃入謂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
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充尋遣韋節等
諷侗令拜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
其兄暉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

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充欲乘其變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遷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馳壓密密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畧進下偃師初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道逸充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充又令韋節諷侗拜爲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

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
相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閉
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去楊隋姓也
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
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
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
符命為天子也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
以法嗣為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
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
拜官爵既而發侗於別宮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
明國號鄭大唐遣秦王率眾圍之充頻出兵戰輒
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
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為秦王所破禽
建德以詣城下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
自知潛鼠無所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人獨孤脩
德所殺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
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
弓馬高祖為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

及踐阼爲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叅軍高
智惠李績等之作亂也達率衆一萬擊定方滁二
州賜緜千段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
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絛絹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
衛副率大業初以蕃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征吐
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
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衆爲群盜攻陷城
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亡
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爲段姥後用郇令楊善會之
計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

列五

隋八五

五

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
陽魏刀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
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
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
剋獲時皆謂之爲怯懷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
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侵
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舉率內
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也
密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大懿
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爲密所

乘軍大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爲之內應及事發越王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崇重既破李密達等勸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諷令禪讓充僭尊號以達爲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史臣曰化及庸懷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爲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爲戎首或親行鳩毒豐深拍鹿事切食踏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鏡凶魁相尋類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爲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八十五

隋書開皇仁壽時王劭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爲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唐武德五年

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請修五代史

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

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脩隋史

歷數載不就而罷正觀三年續詔秘書監魏徵脩

隋史左僕射房喬摠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秘書

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

郎許恭宗撰隋史徵摠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

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年正

月壬子徵等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

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

同脩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七

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藏秘閣

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為五代史志

魏案

徵本傳正觀七年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

大夫進封鄭國公徵請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

特進又云永徽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无

忌傳又云永徽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无

脩况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无忌從

衆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恭宗撰案

恭宗傳正觀八年除著涼郎脩國史遷中書舍人

十年充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

今錄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寧初並

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恭播同脩

五代史志按延壽正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勅脩

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名位

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淳風獨作五行志序諸本

去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紙為一序

今故畧其名氏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

聖旨齋

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

勅差官校勘

時命臣綬臣韓提點右正言直史館張觀等校勘觀尋為度支判官續命黃鑑

代之仍

內出版式刊造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

御藥供奉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隋書〔唐〕魏徵等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8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31-7

I. 隋… II. 魏… III. 中國—古代史—隋代—紀傳體
IV. K24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50979號

ISBN 7-5013-2231-7



9 787501 322312 >

書名 隋書(全三冊)
著者〔唐〕魏徵等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電話(010)66151313 傳真(010)66174391

E-mail: Bkxbs@publib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八

印張 三〇.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31-7/K·596
定價 九八〇圓

